

普洱茶与夕阳红

□赵杰

一位好友知道我喜爱饮茶,特地送来云南的普洱茶。

我不懂茶道,更不谙茶经。好友的一番介绍使我倍感自己对茶的孤陋寡闻。

我喝惯了绿茶,一直以为喝茶要喝新茶、嫩茶。但普洱茶却是越陈越好。普洱茶就像人生一样,“少年”时不成熟,性情刚烈,味道很刺激;随着“年岁”加大,性情变得深情起来。“老年”时口感润滑,其味醇香。如果说其它的茶美在风华正茂,是青春美,普洱茶则像老年人,呈现出夕阳美。据称,上世纪六十年代,故宫在整理库房时

发现留存的一些茶叶已经成灰,只有古董级贡茶普洱经过岁月沧桑,依然色泽黑褐,团如龙珠。的确,普洱茶为茶中极品,也是中国茶历史文化的代表,一团小小的普洱茶,能泡出一卷泛黄的史书——此话不假。

普洱茶看上去黑不溜秋的,泡出来的茶却汤色鲜红。《红楼梦》63回中,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宝玉,忽然想喝女儿茶。据考,那让宝玉喝了拉肚子的女儿红茶,实际上就是普洱茶。这红色使人想起“夕阳红”。轻轻地呷上一小口“夕阳红”,用心品味,有一种沉沉的暗暗的滋味。茶中似乎深藏着制

茶人的许多心思与智慧。

普洱茶其貌不扬,其名不洋。普洱茶亦称滇青茶,贩销集散地在普洱县,故而得名。普洱茶的名字也像山野老者,土里土气。它不像“乌龙茶”气势虬劲,也不像“铁观音”豪爽又温润平和,更不像康熙皇帝取名的“碧螺春”典雅富贵。普洱名字虽土,却不胫自走,名扬四海。

联想到前些年坐落在苏州太湖的西山镇改名为金庭镇。更名理由据说是东山有“东山再起”的意思,西山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日落西山、日薄西山”,寓意不好。其实,浙江省嵊州市

早就有个金庭镇。再说,历史悠久的地名,属于历史文化的积淀,已经深深地烙入了人们的记忆。全国有许多地方叫“西山”,北京西山、云南西山、温州西山、太原西山等,都是很有名的旅游胜地。把好端端的名字改掉,借以提升“品位”,拉动人气,真发人深思:茶叶之好,不在起名的精细华彩,而在于让人为之倾倒的内质魅力。一个地方的影响力何尝不是这样呢?

普洱茶让人为之倾倒的魅力何在?应该是来自那份芳香。泡上一杯普洱茶,其清香从“夕阳红”的茶水中腾起,随热气入脑,一点也不张扬。

这时,满屋散发出类似樟树的清香。普洱茶树是乔木型的大叶种,通常和樟树混生,因为樟树高大,枝叶茂密。而茶树则较为矮小,被樟树覆盖。樟树的落叶,充当茶树的最佳养料,因此,普洱茶自然带有独特的樟树香。普洱茶从“少年”到“老年”,一辈子默默兼收并蓄,取人之长,难怪其香气独特持久。

茶是感悟生活的钥匙。有人说,品味人生,从识茶开始。只要怀着深情善待,那些被烈日活活晒干的老茶叶片子也能物尽其用,或许还会引人回味。

闲情逸致

闲话睡觉

□黄顺福

人们把孔子的“饮食男女”奉为金科玉律,认为吃饭是人生头等大事。西谚也说什么“爱情和饥饿管理着世界。”但是,“吃好穿好,不如睡好。”“骑马坐轿,不如躺倒睡觉。”“头枕枕头头等事。”睡觉相对于吃饭,其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“一世人生半世枕。”英国的约翰·克洛说:“自然给予人的甘露是睡眠。”据说太极拳创始人张三丰曾盛赞会睡的人是“睡神仙”。“睡神仙,睡神仙,石根高卧忘其年,三光沉沦性自圆。”人生有了睡觉这件事才显得精彩纷呈。

睡觉的“技术含量”并不高,在睡觉面前应该人人平等。但是,调查一下,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“睡觉指数”是不同的。落入俗套的结论是:睡觉指数与金钱多少无关,与地位高低无关。警察比小偷能睡,律师比原被告能睡,仆人比主人能睡。国外有调查得出结论:居睡觉指数排行第一第二的是牧师和救火员。原因是牧师生活在与常人不同的生存关照和价值体系里,常人的欲望、纷争、宠辱、沉浮……都不能影响他们的内心;救火员工作是一次次全力以赴投入救人,救火,不必忍受现代工作的压抑,直截了当刺激大脑“奖励中枢”,兴奋与抑制在他们身上像心有灵犀一样默契。

睡觉魅力十足,当人们难以抵御,不能控制时,则转而为“魔”,谓之睡魔。宋代苏东坡见朋友包安静在家修炼,斗不过睡魔,甘拜下风,特意送茶叶助阵:“建安三十片,不审味如何?奉赠包居士,偕房战睡魔。”

老天不问凡间事,凡间自有惩处恶人法。那个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,为了30块银子,将师傅的行踪透露给祭司和长老,还引着士兵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客西马尼国去搜捕。耶稣被处死。犹太从此被睡觉所惩罚,整夜睡不安,在他用赏金买来的田里,“身子扑倒,肚肠迸裂,肠子都流出来”(《使徒行传》)。人正常死亡叫寿终正寝,意思是死后有睡觉的地方;非正常死亡叫路倒——像犹太,死了没有地方睡。中国古人最刻毒的骂人的话,不是粗话脏话,而是“疽发背而亡”——背上生疽,到死不能睡觉,害死岳飞的秦桧就是一例。

凡人都想睡好觉,为此积累了不少经验:“傍晚打开窗,夜里睡得香。”“吃饭少一口,睡觉不蒙头。”“想要睡好觉,睡前先洗脚。”“洗澡不当风,睡觉不点灯。”不知这些经验是否有用?不过,与其遵循这些条条,还不如学学陆放翁:“淡月窥窗似有情,更堪梅影向人横,放翁不受天魔恼,独拥青毡睡到明。”放下名利、荣辱、纷争之类天魔,一觉睡到天明。



生活的色彩充斥着悦耳的声音

友文/摄

送时间

□金悦丰

总是感叹,时光飞逝,如捧在手里的水,一不小心,便悄然流逝。

如果可以无条件地送给自己一份礼物,我希望得到一个月的时光。

这一个月,没有老师,没有学习,没有压力,没有烦恼,没有生活琐事,没有父母唠叨,有的只是自己一个人,和一个知心朋友。

我不贪心,只要一个月就好。

这一个月,可以挽朋友的手,到处逛逛;抑或在海滩上,吹着海风,看夕阳西下;这一个月,不必压抑着自己,可以找个安静的角落,放声大哭,任泪水滑落眼角;这一个月,累了,可以倒头呼呼大睡;醒了,泡杯香茗,捧本名著,在阳光下慢读。

就这一个月,让我自由,让我放松;就这一个月,让我做最真实的自己;就这一个月,让我忘却一切,感受、反思生活的意义所在……

落

□英子

从今天起

我开始怀念你以前的样子

那曾经幸福的开放着的

炫丽的花影

转眼之间

就化作了一片尘土

我深情地凝望着你翩然的姿势

不敢言语

就如我看着自己

镜片一般越来越清晰的年轻

无可奈何地计数

时光的滴答声

其实,落也是一种美丽

正如年轻的厚度

积淀的不仅是沧桑

更是所有生命中

超乎寻常的升华

“载名”种种

□邓宾善

往事如风

之富人早已成为笑谈,但利用地位、职务之便,欺世盗名,名利双收,则更是为蜀之富人难以望其项背。有的领导、博导等并未参与研究或创作,却堂而皇之地在别人的著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。此种“载名”之举大有成“潜规则”之势,只怕是扬雄再世也是拒绝不得。

幸而历史上也有不掠人之美的美德。《宋人轶事汇编》一书中记载了一则故事:奉皇帝赵祯旨意,欧阳修与宋祁一起修著《新唐书》。“……最后至局,(欧阳修)专任纪志而已,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。”按古时惯例,修史时只写上一个职位最高的编者,《新唐书》只需著上“欧阳修”的名字就行了。可是,欧阳修认为,宋祁职位虽低于自

己,但编书“功深而日久”,自己“岂可掩其名,夺其功?”,坚持把宋祁的名字与自己并列署上。

鲁迅的一生中,曾不知多少次地花费几天几夜的时间替不熟识的青年、或交不深的朋友修改文章,校正译稿,为文学青年“打杂”。他的创作、译作接近七百万字,而他编辑和参与编辑的书刊却达二千多万字,但他从未想到要载一名,有时反而自己出钱替他人刊印作品,为后世树立了一个不愿“载名”好榜样。

“载名”种种,相互映照。倘都能以鲁迅先生为榜样,以种种有悖世道人心的“载名”现象为耻,则学术进步、文学繁荣庶几有望!

我的《东坡乐府笺》

□陶继明

称为上海书店。门市部的书架上,稀稀落落地陈列着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、《列宁文选》,以及八个样板戏的剧本,令人颇感失望。

书店的二楼是办公室和书库,我刚上楼,只见友人宣稼生兄正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,与我贴面相遇,见到我,他兴奋得直拍手,一把拉住我进了他的办公室。“你来得正巧,昨天书库开放了几种书,作为内部发行,其中有一本苏东坡的词,非常好,不知你是否喜欢?”说罢就从办公桌抽屉中取出两册线装书,我拿来一看,原来是《东坡乐府笺》(上、下),这是旷世无双的北

宋大词人苏轼的全部词作,我兴奋得跳起来,这正是我需要的,我的洋洋三大册的《苏东坡集》中,独缺他的词作,真是天意,立即掏钱买。

《东坡乐府笺》系铅印线装本,装帧朴素大方,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化气息。此书由词学大师龙渝生先生笺校,初版成书于1935年,在内忧外患的年代里,龙渝生根据旧抄本精心校释笺疏,面世后,受到词学界的高度评价,一抢而空。之后,他又倾20年之力重校重笺此书,考订极为精慎,并撰写了很有份量和见地的序言,由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印行。印成之时,正

值龙渝生落难,被打成“右派”之日,书因人殃及,全都封存,在书库里“沉睡”了整整14年。我获得此书的喜悦之情难以言喻。从此,它置放在我的案头,成为我读得最为频繁的书,苏轼旷达的胸怀,豪放的词风,极大地感染了我。后来,我成了“龙迷”。

最近,又翻阅《东坡乐府笺》,当年购书的发票飘了下来,当时规定书店工作人员自己购书,要保存发票,以免“瓜田李下”之嫌。这张发票开于1972年2月27日,十分准确地记录了购书的日期,算起来,这本书已陪伴我40年了。

情之所钟